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駝背
<p>我曾經對所謂背靠背的關係非常痴迷，程度不亞於<u>咕嚕</u>對至尊魔戒的著迷。背靠背的具體靈感來自<u>布萊德·彼特</u>跟<u>安潔莉納·裘莉</u>定情的那部<u>史密斯任務</u>。它是一部被我歸類在可樂組的電影——能體現觀眾對於特務愛情泡泡般不斷冒出的想像，整體情節又符合大眾口味。它能娛樂幾乎所有人，就像可樂那樣。不需贅述，裡面有很多令人大呼過癮的槍戰場景。但唯一扎根在我腦海裡，使我久久無法忘懷的就是他們背靠背的那一幕。把自己最脆弱、最難以保護的後背信任給對方、同時也用生命捍衛對方的後背，真的是世界上最堅固美好的關係。</p> <p>看<u>史密斯任務</u>是在我和姐姐還不被准許看電視的年紀，而被禁止的東西總是如此誘人，電視也不例外。因此我們對於客廳的神秘黑盒子有一萬種美好幻想。我們會把握每個爸媽出門的時間縫隙提心吊膽的偷看電視，邊看邊輪流負責守望。我們要一邊學習正確的吼出漂浮咒語一邊仔細聆聽是否有車子的引擎聲逼近；一邊試著記全降龍十八掌的十八招式一邊緊盯門口是否出現爸媽的身影。然後在爸媽回來的瞬間我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馬上清理作案現場，關掉電視回到書桌前假裝正孜孜矻矻的研究 $7-8*2+6(5*2+3)=?$ 或者雕刻一座小島的小島指的是<u>臺灣</u>的哪一座島？那時候我的確感覺自己也是特務，然後我跟姐姐就像是<u>史密斯</u>夫婦那樣背靠背的關係，互相支援、互相掩護。雖然還是免不了因為一張衛生紙而起爭執，但矛盾總是能在爭吵後克服。我們一起執行了無數次任務，手法越臻完美以外還與時俱進。在這樣背靠背的關係裡面我們不會駝背，因為有人讓你貼著他的背。</p> <p>很快的我升上小五，姐姐升上國一。童年變成青春期、電視從放在電視架上的黑盒子變成扁在牆上的黑盒子、我被從第二排挪到第五排、姐姐不再看電視、我開始駝背。明明我已經不被禁止看電視，但因為沒有人一起跟著劇情高潮迭起情緒起伏、沒有人一起偷偷摸摸打破規則，我也不看電視了。我們真正見到彼此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通常只在早上七點多吃早餐的那幾分鐘跟晚上九點多吃宵夜的那幾分鐘，一天見兩面就像我們之中有一個人住在加護病房裡面。事實上姐姐也因為分數飢渴症住在加護病房裡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身為第一個孩子，她對成功的渴求像是身體對氧氣的需求，比起跟我一起看電視她肯定更想去看書。看<u>冰雪奇緣</u>時那首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響起時我真的覺得我跟 Anna 肯定是平行世界的雙胞胎，我們都被充滿煩惱的姐姐拋棄。雖然在我的世界裡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要換成 Do you want to watch TV? 但被拒絕後的 OK, bye. 我們同樣無奈。爸媽把我的駝背歸咎於讓我被挪到第五排的身高，但只有我明白駝背是因為我與姐姐背靠背的時光無疾而終。在那之後我沒再找到與我背靠背的人，就算如此我還是深怕自己做任何事情，因為深怕自己無人保護的後背會被襲擊。可能因為沒有人可以分享喜怒哀樂，那段時間不只過得很快還過得很模糊。整整五年我找不到一件值得回憶的事情，就只是我國小畢業、姐姐考完會考，然後我也考完會考。順利完成蒼白的階段性任務，用我的五年勤勤懇懇換來兩張畢業證書跟一張女中的入學通知。我依然在等待那個會跟我背靠背的人。</p>	

穿上綠制服的第一天我還是駝背，我覺得我會是青春少女裡的慘綠少女。而不可思議的在這裡，有人愛著我的慘綠。這裡有人讓我免於當這汪洋綠海中的無根浮萍。我跟 JRL 坐在附近，那是我們四個變很好的契機，我們的友誼像電燈開關，在某一天有人按了 ON，整個生活就瞬間被點亮。在每個枯燥乏味的上課日總會發生太多好笑的事讓我們足以快樂一整日，大多數人是笑彎了腰而我是笑直了背。JRL 很欣賞我詭異的幽默感，她們真誠的鼓勵我講出更多我想講，但害怕別人異樣眼光而不敢講的話。可以毫不誇大的說我之所以成為我跟她們有很大的關係。如同加在麵團裡的酵母，沒有酵母麵團不能發酵成麵包；沒有 JRL 我不會變成我自己更喜歡的樣子。高二的禮拜五恰好我跟 JL 會去補習，於是從高二開始整個禮拜我最鍾愛禮拜五。她們的陪伴是珍奶裡的珍珠、是雞肉飯裡的黃蘿蔔，這是我無憂無慮的高一高二，然後是高三。高三本來應該是所有高中生最痛恨的一年，但高三我多認識了 K，K 成績很好、目標跟我一樣，更巧的是我們不管哪一科都在同一個補習班補習。所以很快的我們開始會一起上課、下課後一起讀書、學測倒數的時候一起衝刺。那時候生活沒有愛情沒有心機，只有書本、微微搖晃的自習室書桌跟透明鉛筆盒。我們會改對方的英文作文、比賽誰先解出數學題目。我們會一起墊腳走過一中街，像跳舞一樣繞過路邊垃圾和小水坑。我們會在讀不下去的時候一起找小巷子迷路，也因此找到某間位置隱密的義大利麵。那間義大利麵店從此被反覆塗上我們的足跡，老闆也早就記下我們分別最愛點的料理。在那段不安的日子因為有她我是過著底氣十足，因為她撐著我的背，在學測面前我們背靠背。那段迷失的童年背靠背時光終於又飛回我的手掌心。

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時間滑順的推移到學測前 21 日。學測前 21 天我們分隔在兩個不同的補習班，在最後這關鍵的 21 天我垮了 K 撐住了。如果說之前我與 K 在努力積沙成塔，這 21 天絕對就是一陣大風，一刮就把我一年的累積刮成赤裸裸的零。撐住的不只有 K，JRL 也都撐住了，我是唯一一個失敗者，4/16 是她們的上榜日我的落榜日。我知道我不應該嫉妒朋友的成功，尤其是最好朋友的成功，但我真的以為我們是背靠背的。落榜的那一刻我甚至隱隱感到自己被背叛，所以有整整兩個禮拜我沒辦法面對她們其中的任何一個人。事實上我覺得她們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怎麼面對落榜的我，我沒辦法分享她們的喜悅，我迫切需要的是有人聆聽我拼盡一切依然山窮水盡的故事。我沒辦法忘記我如何在放棄指考衝刺學測的狀況下，在不同管道的申請入學因為各種荒唐的理由處處碰壁。明明要失敗得踩到好多個陷阱，機率微乎其微，但我就是碰碰撞撞的把每一個陷阱都引爆了。我感覺自己被關進一座詭異的塔，有好幾個出口但每個門總會在我伸出手時上鎖，所以當我來回奔跑嘗試每個出口後結局就是用盡力氣委頓在地，不管怎麼掙扎都還是被困在塔裡。拿到成績單的我是一條快要乾掉的魚，的確活著但並不知道怎麼繼續活下去。活成一個努力的失敗者，我乾脆利落的撕掉貼在牆上的那句「越努力，越幸運」。

然後是我自己、我一個人，灰頭土臉的報名指考，也報名所有指考科目的補習班。JRKL 給我多大的滿足我現在就有多空虛。去吃義大利麵的時候老闆很驚訝地問怎麼只剩我一個？從此我再也不去吃義大利麵了，跟我背靠背的人已經不見。我也不再去我們之前常去的那間自習室，改躲在家附近的圖書館裡假裝讀書。事實上在圖書館裡我每天只寫兩回數學，剩下的時間都在看報紙、在外面散步、或者第 1001 次想我到底是哪裡做錯了必須自己承受失敗。在那時候悲傷是我的影子、我整個人是被悲傷吹起來的氣球人偶、我是悲傷的傀儡，

看見我的臉就能看見悲傷。在那時候我每天都能擠出幾打憂鬱的詩繼續打擊自己的心情。可恨的是悲傷就算吹漲我整個人也沒能治好我的駝背，最後一次跨出義大利麵店我覺得我好像整個人變小了，原來是駝背回來跟我背靠背。突然醒悟是在陽光爬上桌子的那一天，那天因為聞到夏天的味道，心情忽然變得輕盈。那天散步路過提款機的時候我想到在人生這個存摺裡，失敗不可能尚餘零，而這個念頭神奇的沒有讓我感到害怕。我才發現我並不是害怕失敗的人，從小到大我從未住過分數飢渴加護病房。我害怕的是我一個人的戰鬥，後背無人保護的戰鬥。但如果我能靠著自己考下去，那七月的那場考試也許我有機會浴火重生。我或許孤獨，但誰不孤獨？能繼續我人生的是我，也僅僅是我。我親愛的人們能夠安慰、能夠陪伴、能夠給予意見，但她們沒辦法為我下決定、沒辦法代替我過生活。我終究只有我，不管我擁有多少緊密的關係。那天陽光真的燦爛，我的心情也久違的燦爛，其實選擇別無選擇的那個選擇，也遠勝過放棄。我想有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肯定也有被壓垮後再站起來的駱駝。

我把「越努力，越幸運」貼回牆上，面對未知的未來如果可以，我想要再更努力。最後的五十幾天我每天準時在早上八點起床，準時在中午十二點吃飯，準時在晚上九點收工然後運動半小時，準時在晚上十二點睡覺。沒有人跟我背靠背，但這段時間過得快且清楚，我記得我讀過的廣告標語「All in or nothing.」：全力以赴或空手而歸，簡直是我當時的最佳寫照了。於是三年後的現在我還能召喚出爬上桌子的陽光、圖書館的味道、軟軟的椅墊坐起來的感覺，同時也覺得自己的背影慢慢偉岸。五十幾天我沒見過 JRLK 任何一個人，而我知道背靠背的關係沒有消失，因為我在考前收到了四封簡訊。她們說請我相信自己、說以我為榮、說走到現在辛苦了、說我一定會有很好的結果。那些簡訊終於讓我明白我們是背靠背，不是背銹背。長久以來我對背靠背的期待是有人陪伴我去面對所有的事包括失敗，因為我沒有勇氣自己面對。但真正的背靠背是勇敢闖蕩，受傷的時候有人為妳療傷，不是有人陪妳受傷；真正的背靠背是放膽抉擇，徬徨的時候有人承受妳的焦慮，不是有人陪妳做一樣的選擇。終於交卷的那刻我有個去吃義大利麵的衝動，也許跟 K，也許我能自己去。我也許能享受一個人看電視一個人發出愚蠢的笑聲一個人大哭，我也許能自己去試試看衝浪和所有我本來害怕自己去嘗試的事情，不銹著任何人的背是我對自己嶄新的期待。也是到交卷這一刻我終於才明白駝背不需要背靠背來治癒，駝背可以自癒。

收到放榜簡訊時我捧腹大笑，我上榜的學校校系一如我姐兩年前上榜的學校校系，看來老天爺是想說不要靠其他人，但繼續靠著姐姐沒關係。